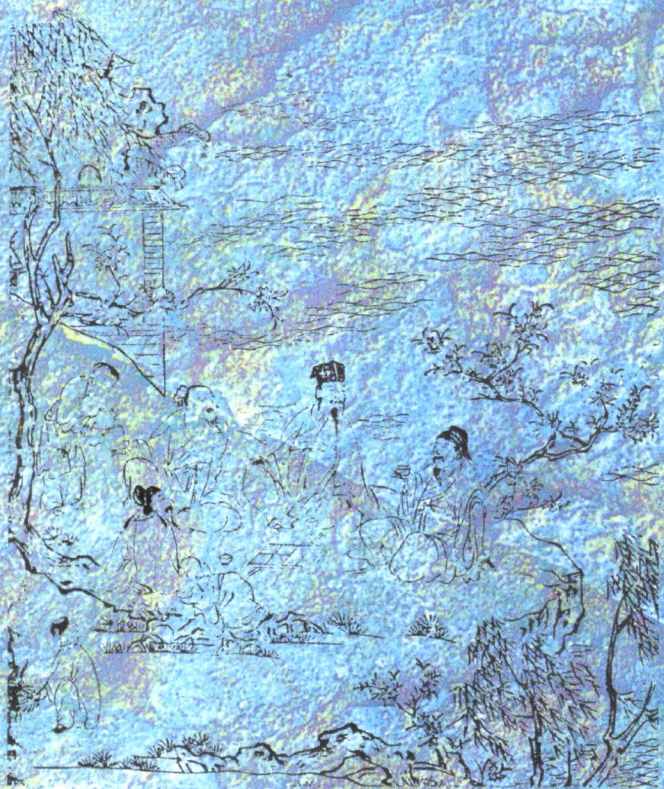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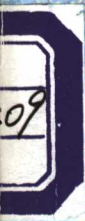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史丛书

笔记小说史

苗 壮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江兴祐

封面设计 刘 炜

笔记小说史 苗 壮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12 千 印数 1—515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18-373-2/I·238 定价: 19.80 元

“中国小说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陈熙中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勣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黄清泉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

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原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1998年12月

目 录

绪论	1
一 笔记小说概论	1
二 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	12
第一章 笔记小说的孕育萌生	17
第一节 笔记小说的孕育	17
一 神话并非小说源头	17
二 子史是小说的母体	18
三 先秦时期的准小说	24
第二节 笔记小说的萌生	32
一 《汉书·艺文志》等对小说文体的确认	32
二 史乘的分化与汉代杂史杂传体笔记小说	35
三 《山海经》的传播与汉代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	44
四 《说苑》《新序》及其他	52
第二章 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一高峰	5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繁荣	56
一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点	56
二 兴盛繁荣的原因	58
第二节 魏晋志怪小说	61
一 《列异传》《搜神记》及其他	61
二 《神仙传》《拾遗记》等杂史体志怪小说	78

三	《博物志》等博物类志怪小说	84
第三节	南北朝志怪小说	90
一	志怪佳作《搜神后记》《幽明录》	90
二	值得一说的其他志怪小说	101
三	《冤魂志》与北朝志怪小说	110
四	《宣验记》等“释氏辅教之书”	114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	116
一	从《魏晋世语》到《世说新语》	117
二	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	123
三	《西京杂记》及其他	134
四	《笑林》及其他	142
第三章	与传奇分化中的笔记小说	149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笔记小说创作的趋势与特点	149
一	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	150
二	笔记小说创作的趋势与特点	154
第二节	千姿百态的志怪小说	158
一	《冥报记》等唐前期志怪小说	158
二	《集异记》等唐中期志怪小说	168
三	“最为迥出”的《酉阳杂俎》	182
四	《三水小牍》与晚唐五代志怪小说	190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志人小说	199
一	《启颜录》等俳谐小说	200
二	《朝野僉载》等轶事小说	203
三	开元天宝题材轶事小说	224
四	《唐摭言》等专题事类小说	231
第四章	延续第二高峰的两宋笔记小说	245
第一节	宋金笔记小说概述	245

一	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245
二	古代小说的第二次分化·····	250
三	这一时期笔记小说的特点·····	252
第二节	宋金志怪小说·····	252
一	《江淮异人录》等北宋志怪小说·····	253
二	《夷坚志》及其续书·····	260
三	南宋其他志怪小说·····	272
第三节	宋金志人小说·····	276
一	朝野轶事小说·····	276
二	《唐语林》等琐言类小说·····	287
三	《艾子杂说》等俳谐类小说·····	291
第五章	两峰间的元明笔记小说·····	296
第一节	元明笔记小说概述·····	296
一	制约笔记小说发展的诸因素·····	296
二	元明笔记小说的特点·····	299
第二节	明代志怪小说·····	301
一	《志怪录》等杂记类志怪小说·····	302
二	《十处士传》等拟人小说·····	309
三	《广博物志》及其他·····	312
第三节	元明志人小说·····	313
一	朝野轶事题材小说·····	313
二	市井传闻题材小说·····	325
三	《何氏语林》等琐言类小说·····	331
四	《古今谭概》等笑话集·····	335
第六章	笔记小说的最后高峰与终结·····	344
第一节	清代笔记小说概述·····	344
一	清代小说创作的全面繁荣·····	345

二	影响笔记小说创作的诸因素·····	346
三	笔记小说创作的特点与趋势·····	350
第二节	清代志怪小说·····	351
一	《聊斋志异》等清初笔记体志怪小说·····	352
二	《阅微草堂笔记》及其他·····	362
三	道光以来志怪小说·····	378
第三节	清代志人小说·····	385
一	清代杂记軼事类小说·····	386
二	清代琐言类小说·····	405
三	清代俳谐类小说·····	414
后记	·····	422

绪 论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存在着文言与白话两个系统。由于题材内容、表现方法以及篇幅长短的不同,它又区分为不同类型,笔记小说便是文言小说的一大门类。在各体各类古典小说中,笔记小说最早出现,并贯串于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是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作品数量也最为庞大。其他各类小说,如文言小说中的传奇小说、白话小说中的章回小说和拟话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有的还在其基础上产生、发展,并且又翻转来影响笔记小说。本书作为“中国小说史丛书”的一种,旨在研究笔记小说产生发展的轨迹,探讨总结其成败得失、发展规律,评价论述其历史地位、作用影响。先哲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①要研究这些问题,首先便需为之“正名”,搞清楚什么是笔记小说。

一、笔记小说概论

(一) 笔记小说的界定

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大门类。自古以来,对于文言小说的分类,便言人人殊,不曾有过定论。最早论及此问题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他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爰及近

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榘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②他是从“史氏流别”——从杂史的角度涉及小说，其所论列，仅部分属于小说或初具小说成分。明代胡应麟则正面论析小说，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说：“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胡应麟的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其所分的六类中，也包括了以现代观点衡量并非属于小说范畴的考订札记和其他杂著，反映的是传统目录学家对小说的看法。正如清代学者刘廷玑所说：“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③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馆臣们，所取的小说均为“近雅训者”，而“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④。包括已成为小说史主流的明清白话小说和《聊斋志异》等文言传奇小说，均在排斥之列。但其对小说的分类，就文言小说而言，则摒除了胡应麟等所说的非小说性作品，在文体把握上仍然是一大进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一》说：“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其所收录之书，均按此分类，大体上属于笔记小说。

今见首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但它不曾作出解释，而在其实际运用中，所指则为一般笔记。其卷二《葭葭二物》条曰：“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讲的是知

识考证,而非人物故事,故不曾产生什么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店刊行《笔记小说大观》,汇集自晋至清二百余种作品,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归纳自魏晋到明清的笔记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多为笔记小说,历史琐闻类有些也属于笔记小说。目前,多数研究者把文言小说中传奇之外的志怪、志人及杂俎等均归之笔记小说,但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笔记就是笔记,联带上小说,有点不伦不类”^⑤,一些小说史论著或将志怪、志人小说与传奇小说对称,或运用此概念对笔记小说作出界定,则尚需斟酌。《笔记小说大观》就收录了不少仅为笔记而非小说的作品。对小说作出科学界分确非易事,古人亦感棘手。宋代学者郑樵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⑥胡应麟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实,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棻《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按,当为五),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⑦这种种分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掌握的标准不同。

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对它的界定,关键在于区别非小说的笔记和非笔记的小说。作为叙述性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指有人物有故事,以散文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及作者的社会理想、审美理想的作品。所以,笔记小说与非小说的笔记的区别,在于古今小说概念的含义不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周。《庄子·外物》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所讲的“小说”并非文体,而是指与“大达”相对的琐屑言词。《汉书·艺文志》后,小说

作为文体，仍包括不本经典的论述、非正史的琐闻，以及随笔札记、辨订考证等文字，以今天的观点看，很多仅为笔记，而非小说。

笔记之称，始于六朝。《南齐书·丘巨源传》说：“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所称“笔记”、“小说”，均非文体。“笔记”指执笔记录，掌文书之事；“小说”则指非庄重、正式的言谈。王僧孺《任府君传》中“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文心雕龙·才略》中“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所说的“笔记”，则指所记录的文字。从语义学考察，“笔”不只指书写工具，又有书写、记载和散文的意思。《释名》曰：“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六朝时，论文者往往以“文”“笔”对称。“文”指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如《文心雕龙·总术》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来便把信手拈来，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心得体会等统称为笔记。宋代的宋祁著《笔记》一书，分释俗、考订、杂说三卷，开始以“笔记”作为书名。笔记小说称“笔记”者，则有题名苏轼的《仇池笔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与之相类的称呼，则有随笔、笔谈、笔录、笔丛、谈丛、丛说、漫录等。在传统目录学中，并没有“笔记”一体，各类笔记多归于小说家或杂家。

要区分非小说的笔记，从是否记叙人物、故事界分，便可把一大批单纯记叙典章制度、风物习俗、医药技艺的著作及阐释经史、考据文字、天文历算等著作从笔记小说中摒除。比较难的是，笔记小说与历史琐闻类笔记的区别，因后者亦有人物，有故事，故《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也说：“案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这样区分

有其合理性。小说是文学创作，虽亦以现实生活为依据，但必然融入作者的主观色彩，借助想像虚构，再现生活画面，与历史著作要求尽可能客观地记录评述发生过的事件不同。因此，是否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想像虚构，是否有程度不同的艺术加工，便成为笔记小说与杂史琐闻的重要区别。《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里巷闲谈”，在口耳相传中，必然有取舍增减，有不自觉的想像虚构和艺术加工；至于“词章细故”，则更属于文学创作的内容了。

所谓区别非笔记的小说，是指与文言传奇小说相区别。目前通行的文言小说分类为志怪、志人与传奇，缺陷在于区分标准不一。前二者的区别在题材内容，一记神鬼怪异，一记人间轶事；后者特点在描写方法。如果说传奇与志怪的不同在于现实成分加大，则传奇中也不乏写神鬼精怪的名篇；如果说传奇中的现实成分，则早有志人小说在。从内容说，传奇“尚不离于搜奇记逸”^⑧，仍为志怪、志人。倡导此种分类的鲁迅在论及《聊斋志异》时，曾推许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⑨，分明说传奇是“法”，是表现方法。说传奇是“法”并不始于鲁迅，乾隆年间纪昀非议《聊斋志异》时，就说其“一书而兼二体”，“随意装点”，“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是“才子之笔，非著书人之笔也”^⑩。所说的“体”与“笔”，也就是“法”。以表现方法为标准来划分，文言小说只能分为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两大类型。汉魏六朝的志怪、志人及其后相类的小说，均属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勃兴，延续到《聊斋志异》及其仿效者的作品，均属传奇小说。两大类型内，尚可据题材内容再作区分。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初形式，后来虽也有发展变化，但总的来说，仍保持了笔记的特点。它也注重艺术技巧，讲究布局谋篇，推敲斟酌文字，但不像传奇那样铺排渲染，“施以藻绘，扩其波澜”^⑪，描写细腻，情节曲折，文辞华美，而往往

是粗陈梗概，所以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大体在数百字左右，故有“丛残小语”之讥。篇幅短小亦是相对而言，个别亦有文字较长的，如连缀若干故事的《燕丹子》，以散记笔触记事抒情的《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因此，像吴礼权那样以五千字划线^⑩，则失之宽泛，势必把不少传奇小说当成笔记小说。

概括说来，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

（二）笔记小说的特点与价值

现在，我们结合笔记小说的特点，来进一步探讨评估笔记小说的价值与作用。

第一，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笔记小说大多记述作者“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⑪，植根生活，不虚美，不隐恶，内容充实。但正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即使是身经目睹，也会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有所取舍，有所蔽匿，因此出现“异辞”；至于“所闻”，则属于间接身经，特别是“刳菟狂夫之议”，其出入就更大。这“异辞”本身就体现出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在各种小说中，笔记小说是最贴近生活的，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又为其他形式的小说和戏剧、诗文等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中国治小说者多以考证为基本功，此固然缘于中国学者的传统，尤其是乾嘉学派的影响，亦缘于小说创作的实际。如唐传奇中著名的《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便由《搜神记》的《焦湖庙祝》与《卢汾》发展而来。“三言二拍”多数篇目均系据文言小说改写，谭正璧、胡士莹等学者曾倾气力考证其本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甚至

宣称“基于半世亲闻亲睹”、“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红楼梦》，都可或多或少从笔记小说中找到直接间接的情节依据。在反映历朝历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性、具体性上，笔记小说是任何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比拟的，甚至封建时代的正史，也每每从笔记小说中摘取材料。历史学家刘知幾十分强调博闻的重要，他说：“然则刍蕘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④所说的“别录”、“异书”，许多便是笔记小说。

第二，“杂”与内容的丰富性。笔记小说比白话小说幸运之处，在于尚可入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入《四库全书》，但始终被视为“小道”，不像经史和其他子集那样得为流传百代的“名山事业”。所以笔记小说的创作，多在追逐名利和潜心著述之余，信笔直书，无所拘束，非经非史，亦经亦史，古今中外，大事小情，方方面面，无不涉及，故称其为“杂”。“杂”确是笔记小说的特点，体现其题材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虽然就笔记小说一篇一则来说，文字无多，所涉不广，但就总体来看，则不能不令人惊叹：朝政军国之大局，市井乡村之细故，三教九流之轶事，东西南北之趣闻，中外四方之珍奇，名山大川之异宝，鬼神精怪之灵迹，等等，凡耳闻目睹心想之所及，无不奔汇笔下。可以说，各朝各代的政治状况、思想潮流、典章制度、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学术科技、文化艺术等等，在笔记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就其丰富具体和真实方面说，笔记小说远远超过二十四史。刘知幾称其“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篋，良有旨哉”^⑤。虽有所贬，却首肯其“玉屑满篋”。清代学者刘廷玑则从小说发展角度加以概括，他说：“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不下数百家，皆文辞典雅有纪。其

各代之帝略、官制、朝政、宫帟，上而天文，下而舆土、人物、岁时、禽鱼、花卉、边塞、外国、释道、神鬼、仙妖、怪异，或合或分，或详或略，或列传，或行纪，或举大纲，或陈琐细，或短章数语，或连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备，统曰历朝小说。读之可以索幽隐，考正误，助词藻之华丽，资谈锋之锐利，更可以畅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⑩其所说的“历朝小说”，主要指笔记小说，而不包括白话小说（其对白话小说另有论述）。所论涉及笔记小说的内容、形式与作用诸方面，概括得较为全面。就笔记小说的作用而言，其作者多以“广见闻”为目的。有的或可补正史之缺，如唐李肇《国史补序》所言“虑史氏或缺则补”。有的或为好奇尚异博物，如宋洪迈《夷坚丙志序》所言“始予萃《夷坚》一书，黷以鸩异崇怪”；又《夷坚支乙集序》言：“老矣，不复著意观书，独爱奇习气犹与壮等。”又有的或师友晤谈，或卖弄学识，或发其积郁。总之，立意虽有不同，所书虽各有侧重，但都异彩纷呈，内容丰富。这种内容的丰富性，正是笔记小说的价值所在。封建时代，笔记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文人雅士，主要体现文人的审美意趣。宋曾慥说笔记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⑪，大体可以反映当时人的认识。对于今天来说，笔记小说的作用更多在于认识价值，即认识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三，“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笔记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初形态，称其为“小说”、“小道”、“丛残小语”，固然含有鄙薄贬斥之意，却也抓住了它的一些特点。笔记小说在发展中虽也曾出现过如洪迈《夷坚志》那样数百卷的巨著，但都是杂凑汇集而成，少有体大思精之作。笔记小说一般均篇幅短小，基本上是一事一记，合而成帙，虽“小说”、“小语”，却有其灵活性，不拘形式，不拘体例，不板着面孔说话，挥洒自如，气韵